

孩子入学一年了。我来说说我们与中科大的缘分。回忆起来，我家小子来到中科大真的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我们是2016级新生，可是在2015年招生季，我们就与中科大结下了缘分。2015年高考放榜后，6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儿子正在我的店里看电视，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高大儒雅的中年男士，我一眼就瞥见了他T恤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大字。因为是招生季，自己的孩子正读高二，平时也很关注招生方面的信息，立即猜到这是中科大的招生老师。于是，立马热情的和他聊了起来，咨询

相关招生问题。问他：我的孩子如果想考上中科大，需要什么些条件，有哪些途径？这位杨老师当时非常热心的给我解答了许多问题，提了许多建议。其实，当时我们家对于孩子报考中科大的感觉是望尘莫及，从来不敢想的事情。因为，根据孩子平时的学习成绩，我们给他定的目标在985的中档学校里。他爸爸没事就在家里给他汇总成绩，语文最高能考多少，最低能考多少；数学多少；英语多少；理综多少；加来加去，从来没有超过650分的，翻看中科大历年的招生分数。套用他爸的话：梦都不要去做的。

香，吃了可以温中健脾，开胃除寒。

好酒的宋朝人还常取鲜梅花以蜜腌制，用来佐酒，酒醇厚热烈，梅清甜洁白，令人不胜向往。杨万里曾吃过“蜜渍梅花”，留诗曰：“瓮澄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句里略无烟火气，更教谁上少陵坛。”采来一罐雪水，放进一点白梅果肉，让雪水带上酸香，然后把新摘的梅花浸在雪水当中，腌染上一点梅酸味。经过一夜之后，将梅花捞出，再用蜜腌，便是一道下酒好菜，其清雅风韵，不逊雪水煮茶。

宋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中记有一种叫“梅花汤饼”的点心：“初浸白梅，檀香米水，和面，做馄饨皮。每一选用五分铁齿如梅花样者齿取之。候煮熟，乃过于鸡清汁内，每客止二百余花，可想一食亦不忘梅。”梅花汤饼的做法实在高雅，要用浸透白梅花和檀香末的水来和面作皮，还要用五出铁齿将皮做成梅花的样子，煮熟后，再放于鸡汤内，且限量出售，令人回味。

不仅如此，古人还拿梅花来制一种茶汤，谓之暗香汤了，又名“汤绽梅”。明高濂《遵生八笺》里有描述一款暗香汤的制作方法：“梅花将开时，清且摘取半开花头，连蒂置磁瓶内，每一两重，用炒盐一两洒之，不可用手洒坏，以厚纸数重密封，置阳处，次年春暖时，先置蜜少许于盏内，然后用花二三朵置于中，滚汤一泡，花头自开，如生可爱，

可谁知，命运就是如此眷顾了我们，2016年高考，我家小子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发挥出色，考出了高中三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中科大，成了我们可供选择的一个学校。6月24日，孩子到学校参加招生见面会。巧了，2016年中科大的招生老师竟然还是去年的那位杨老师。杨老师也很激动，直说这真是缘分。经过与杨老师的几次沟通，我们终于确定了中科大，孩子如愿成了中科大的学生，我们也成了“科学家”。你们说，这是不是缘分！

（作者系我校学生家长）

充茶香甚。”在明朝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的九十八卷中也记载了暗香汤，功能主治，调脾胃。中医理解，梅花性平无毒，疏肝理气，和胃止痛。

更绝的是，士大夫在雪地梅花下饮酒写诗，平民百姓则采梅花来腌制小咸菜。把白菜剁碎，泡在清面汤当中，加入姜末、椒末、小茴香末进行腌制，再投进一小撮梅花，成品就美其名曰“不寒齑”或“梅花齑”。《山家清供》记载“南宋高宗吴皇后性恭俭，每至治生菜，必于梅花取落花以杂之，其香犹可知也。”同时还记载“梅花齑”（齑是将芳香蔬菜捣成稠酱状的一种开胃小菜）的原料有姜、椒、茴、萝，在其中“入梅英一掬”。相信喝粥时来一碟这样的小咸菜，一定别有风味。

冬日品梅花馔，是古代文人一件最风雅不过的乐事。沈复《浮生六记》的《闲情记趣》中专门记了芸娘所置梅花盒：“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光是看器具都这样精巧典雅，菜品自然秀色可餐，赏心悦目，诱人食欲。这样的人，一定热爱生活，并且心灵幸福。

游十笏园(外一首)

□ 武道钰

亭台楼阁矗其间，典雅巧思非等闲。
岁月沧桑久磨砺，明珠一颗耀人寰。
堪称建筑一奇葩，雨雪风霜砥砺她。
不改芳容领时尚，小园特色媚千家。

十笏园采风感赋

十笏风光韵独尊，空灵奇秀透精神。
东坡抱负板桥爱，深得民心情最淳。
采风十笏正秋分，欲得珠玑好写真。
横看今朝纵观史，民心向背入诗魂。

注：十笏园，山东潍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喻若十个板笏之大而得其名。

信息学院为了迎接校庆60周年，特意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长跑比赛，参赛人员为全校学生、教职员。规则：月累计跑步公里数或步数总和，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一名，同时还设每天日冠军1名，每周周冠军1名。

坦率地说，虽然我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像这样每天长距离的跑步，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平时每周跑5次，每次也就是10多公里，一周最多70公里，所以心里真没有底，从参赛人员来看，就数65岁的我年龄最大，大部分学生，极少数是校马拉松协会30至50岁之间的会员。但我有不服老的倔强个性，就是要证明跑步不是以年龄来决定谁是最后的赢家。

11月10日活动正式开始了，第一天早晨我就跑了18.56公里，晚上9点半我打开Keep打卡助手，查看当天跑步公里数和排名，居然名列第一并夺得第一天的日冠军，此时我信心陡然剧增，在连续夺得3次日冠军后，系统提

示由于日冠军上限限制只能三次，因为活动目的是为了提倡强身健体、全民运动，鼓励和激励大家都来参加跑步。于是我适度降低了公里数，尽管这样我第一周还是夺得周冠军和4次日冠军。第二周开始学生们明显开始增加了公里数，与我展开了角逐，但我还是以自己的实力轻松拿下第二周周冠军，和第八次日冠军，当我拿下第三次周冠军时，举办活动的负责人尴尬了，照这样下去日冠军和4次周冠军非我不可，于是跟我联系，说明他们是第一次举办这样大型的活动，经验不足，在设置名次上考虑不周，如果都让我拿到所有周冠军，那对其他参赛选手就起不到激励作用了，我非常理解并主动提出放弃第三周冠军，但我提出可以不要奖品，但必须注明我还是日、周冠军，只是由于受上限限制(第二名)为获奖人。从第17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保持在20公里以上最多一天跑了32公里，当然这不是一次性完成了，早晨4:30开始跑15公里左右，下午跑3~

8公里，晚上7:30查看排名如果有人超过了我，晚上我继续跑但不上传数据了（因为23:30过后上传数据截止，之后上传的不计入当日排名，可计入周排名），最终我还是拿下4个周冠军，10个日冠军，以月总公里619公里名列第一名，取得总冠军。

颁奖大会上我是胜利者，因为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在颁奖大会上我还即兴发了言；感谢信息学院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有幸参与这样的活动，与同学们在一起角逐，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说我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希望以此能带动更多的师生共同参与跑步。我觉得这次活动不仅在于比赛，而是在于参与；不在于名次，而在于拼搏，不在于完成，而在于坚持！不仅让我体验到阳光健康的运动氛围，体验到挑战极限、挑战自我所需要的勇气与努力，更让我锻炼了身体，增强了毅力，愉悦了身心。

希望同学们都能跑起来，因为有了好身体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思维异同

□ 范洪义

常常有理论物理研究生来问我，他们的数学基础不够，是否要遍学各门数学后，再来研究物理理论。

对此我的回答是：物理家与数学家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研究现实世界的规律，“格物致知”；后者研究数与形。物理学提出的问题时不断地推动了数学的进展，数学也终于成了物理学家的思想工具，但是物理问题不能仰仗数学家来救世，因为物理学家的思维模式与数学家不同。但他们有共同处：

顿悟与直觉；欣赏数学美；关心数学公式的普适性。

所以理论物理家既要向数学家学习知识和方法，也要注意不同处：

物理书（非实验的）充满数学公式，但是思想和理念不是数学公式，需要对其物理解释。从数学公式把握物理是理论物理学家的天职。

理论物理的结果急需实验检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充满数学公式，其有效与否由爱因斯坦的天文观察决定。而当初数学家引入虚数，不必关心其“客观实在”，是理论物理家和工程师给它找到了应用；对于量子力学相位，理论物理家更强调物理意义与应用。对于矩阵也是如此。

理论物理家自己根据直观需要创造新数学。如狄拉克创造奇异广义函数，费因曼创造路径积分，我的创造对由迪拉克符号组成的算符的积分。不受数学家的思维模式的束缚。

理论物理家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与数学家不全相同。例如：匈牙利数学家Rosza Peter给出一个事例：

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在你面前有煤气灶、水龙头、水壶和火柴，你想烧开水，应当怎样去做？”对此，某人回答说：“在壶中灌上水，点燃煤气，再把壶放到煤气灶上。”提问者肯定了这一回答。但是，他又追问道：“如果其他条件都没变化，只是水壶中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水，那么你又怎样去做？”这时被提问者往往很有信心地回答：“点燃煤气，再把壶放在煤气灶上。”但是，这一回答却未能使提问者感到满意，因为在后者看来，更为恰当的回答：“是只有物理学家才会这样做；而数学家则会倒去壶中的水，并声称他已经把后一问题化归成先前的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了。”可见数学家习惯于回归思维，而理论物理家更倾向于直截了当。

数学家不过分强调问题的特殊方面，诸如特定的物理意义、特定的数值等，而尽可能从更为一般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而物理学家恰恰相反，他更注重物理模型和具体的物理现象。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数学不再被认为是对于依附于真实事物或现象的数学模型的研究，而是以相对独立的数学模式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从而也就达到了更高的抽象程度，而物理学家注重对真实事物的研究。

物理系学生在大学阶段学的数学家的数学语言会无形中遏止理论物理学家的“浪漫”想象。

所以我不主张理论物理研究生遍学各门数学，等到各门数学皆涉足后，再来研究物理。

